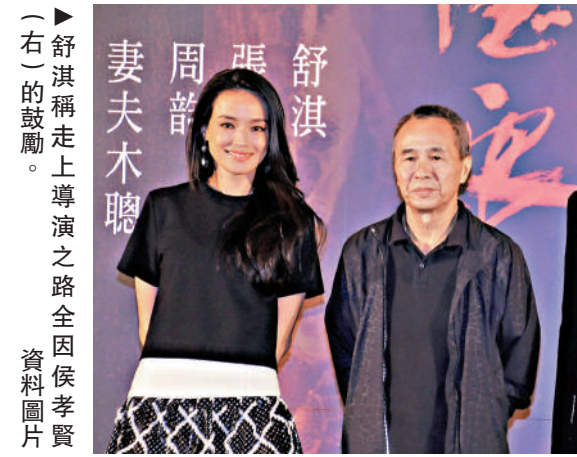


首次執導《女孩》取得良好反響

舒淇：走上導演之路全因侯孝賢



（右）舒淇稱走上導演之路全因侯孝賢。資料圖片。

舒淇最近忙於帶着自己執導的首部處女作《女孩》遊走各地宣傳，並獲邀參加不同的影展，取得良好反響。早前舒淇回港為電影宣傳時受訪，大談今次首當導演的感受。

學習侯孝賢導演方式

舒淇表示《女孩》這部電影的籌備超過十年時間，踏出第一步全因侯孝賢導演。舒淇與侯孝賢多年來合作無間，記得在拍攝《刺客聶隱娘》一片時，侯孝賢曾問她為何不當導演去訴說自己的故事，最初她還以為侯孝賢在說笑，後來經過認真考慮，她就下了決心去寫劇本。其間更曾在米蘭閉關十三日寫劇本，最終在侯孝賢設下的限期前完成。至於《女孩》劇本的初稿，是有一天丈夫馮德倫在家中翻出來，她才想起這個劇本其實已放了很久。

舒淇跟侯孝賢過去曾合作《千禧曼波》《最好的時光》《刺客聶隱娘》等。過去跟侯孝賢合作幾乎沒劇本可言，因對方心目中早已有既定的畫面及人物，侯孝賢喜歡把演員放進真實世界中，讓角色活在那個空間裏，這種方式也影響了舒淇。但因為《女孩》拍攝時間緊湊，舒淇不能以侯孝賢的節奏去完成拍攝，但她都希望演員能多留在拍攝場景之中，去感受氛圍。舒淇感謝侯孝賢指導她很多，其中一樣便是不能控制演員，要讓演員自然投入演出，調整心理狀態，不能把框架加在演員身上。她亦會給演員指引，教他們打開五感。

並非完全取材自身經歷

《女孩》一片，外間形容是舒淇的半自傳，但她表示，電影並非全取材自她的自身經歷，當然戲中部分情節來自她的童年陰影。故事背景亦與舒淇的成長環境相似，她住在新店，亦有一個弟弟，但她不想將「重男輕女」的元素重複，戲中將弟弟改為妹妹。戲中一些細節如父親的電單車後座貼着鍾楚紅的相片、電視裏播着張國榮和蔡琴的歌曲，都是她小時候的記憶。

演藝潮流

舒淇的演技不容置疑，過去曾多次獲得「最佳女主角」提名，亦曾得獎。最近舒淇踏出第一步，首次執導半自傳式電影《女孩》，作品獲得好評，更獲釜山電影節頒發「最佳導演」獎項。舒淇還帶着自己的首部作品，進軍世界各大國際影展，包括威尼斯影展、多倫多國際影展、倫敦東亞影展等。為何會走上導演之路，舒淇表示全因侯孝賢。

大公報記者 文霏霏

「舒淇憑《女孩》獲釜山電影節頒發「最佳導演」獎項。」

故事講述電影中的女孩小麗生長在暴力家庭之中，媽媽對妹妹特別偏愛。舒淇刻意將家暴的劇情以隱喻的意象去拍攝，坦言不想赤裸裸地去拍攝肢體的暴力，對小孩造成心理創傷。而戲中講述小麗為避開家暴爸爸躲在衣櫃裏，確是舒淇童年的真實經歷。她說：「小孩就是天真，以為躲起來看不見就不會發生，但其實在衣櫃裏五感被放大，恐懼感會加深。」

舒淇一眼便選中飾演女孩林小麗的小演員白小櫻，因為對方有很大的黑眼圈。至於母親的角色，是舒淇有一次看到了熒幕上的9m88（湯毓綺），發覺她跟白小櫻相似。舒淇指小麗母親一角貫穿全片

感情線，其實像一個小孩生了兩個小小孩，自己都還沒有長大。舒淇想像的人物不能太瘦或太胖，要充滿委屈，卻又有點風情。所以在熒幕看見9m88時，立刻被吸引住。首次執導，舒淇的感受又是如何呢？她表示當導演壓力特別大，不是來自於拍攝期間，而是電影上映時，感覺每天像坐過山車。她不諱言有時在片場也有心情煩躁的時候，但她有提醒自己要控制情緒，絕不能對演員發脾氣。她笑說：「不能罵人亦是其中一樣當導演最難的地方。」被問到還會執導第二部作品嗎？她指自己有三個劇本，現在完成了一個，尚有兩個在努力中。同樣作為導演的老公馮德倫又有給她什麼意見嗎？她笑稱：「他跟我說『你都有今日喇。』」

舒淇執導的首部處女作《女孩》日前全球上映。

舒淇搖身一變成導演，過去亦有不少女演員身兼導演及演員兩職，並執導優秀作品。張艾嘉便身兼導演、演員，亦是歌手。1979年張艾嘉第一次導演電影，接拍屠忠訓未能完成的《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》。1986年導演的第二部作品《最愛》便獲得「最佳導演」及「最佳女主角」的獎項提名。

2017年，吳君如首次執導拍攝電影《妖鈴鈴》，找來好友吳鎮宇、方中信參與演出。吳君如從影以來，擅長拍攝喜劇，首部執導處女作，亦是港式喜劇，發放笑彈。楊采妮亦於2013年，首執導筒拍攝《聖誕玫瑰》一片，身兼導演、編劇。

女演員演而優則導

舒淇表示壓力特別大。

首次執導筒的舒淇表示壓力特別大。

上海首演 300人陣容呈現

滬港同台演繹《布蘭詩歌》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帆上海報道：作為第24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「大灣區文化周」壓軸演出，香港芭蕾舞團與香港管弦樂團聯袂打造的《布蘭詩歌》11月14日至15日在上海連演三場。這也是這部作品首演後，時隔三年被再度搬上舞台。演出的合唱部分還特別邀請上海本地合唱團，滬港藝術人士以超過300人的豪華陣容共同呈現。

8米環繞式高台還原修道院氛圍

香港芭蕾舞團藝術總監衛承天表示，作為港芭的代表作，可以算非常成功。上海的演出結束後，他們還將繼續打磨這部作品，到更多舞台上呈現。港芭行政總監李易璇亦表示，也將以此次演出為起點，進一步推動滬港文化的合作交流。《布蘭詩歌》是港芭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作品，並與香港管弦樂團共同創排。

提到創作初衷，香港管弦樂團駐團指揮廖國敏表示，2022年恰逢疫情結束，大家總想着要創作一部作品作為紀念，和衛承天等多位藝術家討論下來一拍即合。但考慮到《布蘭詩歌》本身還有點短，

所以引入了上半場的內容。最終呈現在大家眼前的可以說是升級版的《布蘭詩歌》，演出含《最後的歌》和《布蘭詩歌》兩部作品，《布蘭詩歌》以德國作曲家卡爾·奧爾夫為中世紀詩歌譜寫的音樂作品為藍本；《最後的歌》以奧斯卡·王爾德小說《夜鶯與玫瑰》為靈感，追問「美」。衛承天還從英國作家伍爾夫小說《奧蘭多》中汲取靈感，設置了一位「17歲變身為女性且不再衰老」的永生主角，串聯起從中世紀到現代的生命旅程。《布蘭詩歌》與《最後的歌》兩部作品均獲第24屆香港舞蹈年獎。這次的上海之行，是作品時隔三年首度演出。

在13日晚間的帶妝綵排間隙，衛承天等接受媒體訪問。他特別介紹，在上海的舞台上，他們同樣搭起8米高的環繞式高台還原修道院氛圍，合唱團層層站立其上與台下樂團呼應；空中懸掛的輪盤上，舞者伸展肢體宛如《維特魯威人》，既呼應「命運之輪」，又象徵主角追尋的「天使」。在家喻戶曉的《命運女神》的旋律中，觀眾仿如置身命運輪迴的空間，心靈受到極大震撼。《最後的歌》由港芭駐團編舞家胡頌威創作。作品以巴赫的經文歌與器樂

《布蘭詩歌》綵排劇照。

大公報記者張帆攝

作品為配樂，探討「理想與慾望」的永恆命題。舞台上一架16米長的懸空天梯取代了原著中的「玫瑰」，象徵慾望與追尋。香港管弦樂團還首次從樂池走向台前，演奏由指揮家斯托科夫斯基改編的巴赫弦樂版本，以濃郁浪漫的音色烘托作品的戲劇情緒。

相對在港250人的演出規模，今年在上海的演員要增加到300人，這在芭蕾舞團上也是非常難得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次演出也見證了《布蘭詩歌》與上海跨越40年的緣分：1985年，清唱版《布蘭詩歌》由上海樂團完成在中國內地首演。40年

提名者表彰儀式

CEREMONY OF NOMINATORS

▲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提名者表彰儀式紅毯上，《破·地獄》劇組亮相。

大公報記者蔣煌基攝

《破·地獄》劇組亮相金雞獎提名者表彰儀式

「大公報訊」記者蔣煌基廈門報道：昨日下午，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提名者表彰儀式在福建廈門舉行。恰逢中國電影誕生100周年，本屆金雞獎獎備受矚目。港產片《破·地獄》一舉獲得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編劇、最佳剪輯及最佳女主角五項提名，成為本屆金雞獎最受關注的影片之一。

導演陳茂賢特別感謝了主演衛詩雅和製作團隊：「很多演員說在等一個導演，其實有時候導演也在等一個演員，這樣彼此才能被觀眾看見。」而憑藉《破·地獄》獲得最佳女主角提名的衛詩雅，在發言中難掩激動之情：「真的特別開心，也非常激動。從得知提名到現在，我都像在做夢一樣。」

今年獲得最佳女配角提名的香港演員惠英紅，以其在《水餃皇后》中精湛的演技再次證明了自己的實力。她在發言中深情地說道：「我曾經說過電影是我的生命，它在我生命裏是一種光。」

同樣憑藉《水餃皇后》獲得最佳男配角提名的香港演員袁富華，則以謙遜的態度表達感激：「這份榮幸是屬於《水餃皇后》的每一個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，特別是劉偉強導演和他的團隊。」

香港攝影師鮑德熹憑藉《蛟龍行動》獲得最佳攝影提名，他在發言中詳細分享了拍攝的艱辛歷程：「《蛟龍行動》這部影片，堪稱我從影以來最難拍的一部作品。我們絕大部分拍攝時間都身處漆黑的海洋，沒有陽光、沒有月亮，甚至沒有任何燈光支援，面對的是浩瀚的深淵與150米長、三層高的潛艇。」

憑藉《長安的荔枝》同時獲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導演提名的大鵬表示：「在我理解裏，導演只是劇組的一個工種，必須依靠大家的配合與信任才能完成一部電影。所以我很害羞說這部電影是我自己的作品，它其實是所有參與者共同努力的成果。」

獲得最佳男主角提名的黃曉明分享了他的藝術感悟：「我很喜歡的一位演員叫馬修·麥康納，他說過一句話：『人生其實一直都是不間斷的巡迴，沒有句號。』所以我也會帶着演員的這份初心和勇氣，堅定地走下去。」